

送给大姑子的房,还能讨回来吗?

法院称她们签的协议过了撤销期,不支持

张凤本是“好心”将名下的一处房产送给丈夫的姐姐、大姑子刘燕,好让一家人在将来拆迁时都能获得最大利益,不过送也是有“前提”的,刘燕得将拆迁分得的一套房返还给自己。本来都说好的事,没想到拆迁后大姑子却反悔了,这让张凤寒心不已。你毁约那我也不履行约定,她起诉到法院,要求撤销之前双方的协议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马薇薇



资料图片

一方:说好的协议不履行

按照张凤的说法,大姑子刘燕家境不是很好,名下没有什么房产。为了小侄儿在南京上学,张凤主动让刘燕一家将户口挂在自己位于栖霞区的一处住所,约12平方米。

到了2011年,这一片面临拆迁,由于是空挂户,大姑子是拿不到拆迁补偿的。张凤于心不忍,于是和他们商量,协议将房产转到刘燕名下,将来刘燕能拿到1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。刘燕同意将其中的50平方米让出来给张凤,或是给60万元的补偿。约定签好后,张凤来到拆迁办出具了一份申明,房子就转到了刘燕的名下。

没想到,刘燕拿到两套总共120平方米的安置房后反悔了,一家人也因此翻了脸。2013年5月份,张凤起诉到了法院,要求归还之前赠送的约12平方米的房产。

另一方:不是赠送是“补偿”

在法庭上,刘燕的说法却与张凤的大相径庭。刘燕称,这套小房子名为赠送,实际上是张凤对他们家的补偿。她称,父亲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产,拆迁时他已经去世,因此作为他的子女,刘燕和其余三个弟妹应当平分这份遗产。但是弟弟刘杰的妻子张凤却背着他们,跑到拆迁办称由刘杰一人继承,其余的子女自愿放弃。她还说,当初张凤提供给拆迁办的所谓“放弃继承”的承诺,不是其余几个子女本人签的,而是张凤自己制作的。由于张凤心里有鬼,所以才自愿将她名下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送给刘燕。

刘燕还否认自己签过什么协议书,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张凤“骗来”的,是张凤先让自己在空白纸上签名,然后“移花接木”加在了那份协议书上。

法院判决:协议撤销期过了

栖霞法院认为,刘燕说的不是事实。第一,她拿不出证据,二是按照常理,书面署名视为对署名之上内容的确认,就算如刘燕所说,她是在空白纸上署名,她也应当承担自愿署名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。另外,法院还查实,刘燕除了在协议上签名外,还在同一天与拆迁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,这也可以印证,刘燕在协议上的署名是真实有效的。所以可以认定,刘燕与张凤签订的赠与合同也是有效的。

可惜的是,“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,赠与人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。”而张凤起诉时,距离签订协议已有两年多。因此,法院只能驳回诉求。法院表示,张凤可以另行主张刘燕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帮外商代加工保健品 他们搞出百万美元假货

一瓶售价20美元的美容保健品是怎样炼成的,夏部(化名)在南京给出了答案:先从外商处拿到订单和主要配方,再从陕西等地采购原料,经简单加工粉碎,并灌装成胶囊颗粒装瓶,成本为3美元一瓶的假保健品胶囊就制成了。外商以6美元左右价格买过去,最终在国外以20美元左右的价格卖出。

药企员工辞职单干,帮外商代加工

今年28岁的夏部,在浙江一家制药企业工作。在工作中,他发现部分国外的化妆品或保健品,都是国外品牌持有者在国内委托代加工,能获得很高的利润。

夏部干了两年后,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,并学到了一些简单的制药技术。后来,他决定辞职单干。辞职后不久,他就联系以前在公司时交往的外商客户,说可以帮他代加工一种美容瘦身的保健品。一番商谈后,对方给他下了订单,生产国外某品牌的美容减肥胶囊,下单价格为每瓶6美元。产品制成后,外商回收国外销售。随后,对方发了外包装以及配方给他。

一瓶假胶囊成本3美元,交货价6美元

今年年初,夏部拿到订单和配方,从山东老家找来了堂弟及其他亲属,在南京雨花台区西善桥附近,租了两套民房,买来五万元的胶囊灌装机,很快成立了一个制假的家庭作坊。

随后,他找到一家包装企业,负责生产订单产品的外包装。而原料则从陕西和宁夏等一些药材供应商处购买。买来这些药材后,夏部等人在作坊内简单加工碾碎,按照配方比例混合,灌装到胶囊里,成本为3美元一瓶的美容减肥胶囊就制成了。

下单的外商,则以每瓶6美元

左右的价格,把这些假保健品买回去,并以20美元左右的价格,在国外销售。

警方突袭制假窝点一网打尽

不久前,雨花台公安分局获得线索后,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,终于摸清了这个制假团伙的情况:一共有6人。为首的是夏部和他的表弟,其他4人都是他们的亲戚。

12月4日,雨花台警方出动警力,在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协助下,将夏部的作坊围了起来,6人当场落网。同时,警方还查获了一大批美国品牌的保健品,其中以美容瘦身产品为主。

涉案高达100万美元,获利超100万元

从警方查获的台账可以看出,短短一年内,这个团伙获利高达百万元,而涉案总金额,更是高达100万美元。夏部承认自己无制药制保健品等的资质,也没有类似保健品的加工经验。

夏部还称,他们都是按照外商下订单和发来的配方生产,至于配方是否齐全,他们无法搞清楚,也不需要搞清楚。而警方调查发现,夏部生产的假保健品,成分只是正规产品的主要成分,其中还含有违禁品。目前,夏部和他的表弟已被警方依法刑拘,另外4人则被取保候审,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李绍富
通讯员 李志刚

好不容易怀上试管宝宝 却因“旷工”遭公司辞退

公司被判违法,要付她工资加补偿一共1.9万余元

结婚好几年却不见有喜,刘莉(化名)很是着急。通过人工受孕,她成功怀上了宝宝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,刘莉就接到了单位解聘的通知。原来为了做手术以及安胎,她向上司口头请假,没想到一个月后单位却以她无故旷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。

她刚怀上宝宝就被开除

刘莉是南京六合区某公司的人事专员,2005年就进入公司,算是老员工了。她是1984年出生的,可是早就结婚了,但一直没生个宝宝。到医院检查后,医生建议刘莉做种植胚胎试管婴儿手术。幸运的是,做了手术后,刘莉很快就怀上了。医生叮嘱她要好好安胎,特别是前几个月不要随意走动。刘莉犯起了嘀咕,虽说单位离家不远,不过总得坐公交车过去,反复折腾肯定对安胎不利。刘莉决定请假休息,按照她的说法,自己曾经打电话给顶头上司,把情况说了一下,对方也允许了。

一个月后,也就是在今年的5月,刘莉收到了单位发来的一份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。她愣住了,连忙打电话给领导,对方称,由于刘莉长时间没有来上班,也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,因此算她无故旷工。正好到了

5月底刘莉的合同到期,于是单位就决定不再与她续签,终止劳动合同。

仲裁单位违法

对此,刘莉很是不服,她认为自己明明已经请假,怎么就算自己是无故旷工呢?于是,她申请劳动仲裁,要求单位支付包括赔偿金、病假工资以及加班费等近三万元。仲裁委员会裁定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法,判其赔偿刘莉1.9万余元。

对于这个裁定,除了4月份2200元的工资愿意支付外,其余的单位并不愿意履行,此外,单位还认为自己是“冤大头”,给刘莉多交了两个月的社保,共计1700余元。单位将刘莉起诉到了法院,要求驳回刘莉的诉求,并索要多交的社保金。

单位又把她给告了

在庭审中,对于刘莉所称曾向领导口头请假一事,单位方也承认,不过补充道,她的领导当时就提出

要她办理请假手续,可是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她送任何请假材料,“我们也不知道她怀孕的事。”所以,单位一方认为,他们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,没有违法。

刘莉反驳称,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,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是违法的。首先自己是孕妇,即使合同到期,也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,因此单位开除自己理应承担经济补偿金。其次,她还坚持自己没有无故旷工,应是“请病假”,单位不该随便开除她,而根据法律规定,员工生病期间应发放基本费用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,某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应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,但该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,其单方解除行为违反了法定的解除程序,是违法的。据此,判决该公司支付刘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两个月的工资共计19268元。

通讯员 陆研 实习生 孙孟霖
现代快报记者 马薇薇

民警要检查拉杆箱 这“哥俩”对视一眼撒腿就跑 原来,里面装了10多公斤冰毒

两名男子打车去常州,出南京城时按惯例要在查报站接受检查。没想到,两人看到民警要检查行李,就分头逃窜。原来,他们所带的拉杆箱装着10多公斤冰毒。

周涛和赵华都是四川人,而且一起坐过牢,还都是瘾君子。从监狱出来后,两人就混到了一起。今年七八月份,周涛接到了一个“秘密任务”,帮人运送10多公斤的冰毒去常州。

自己一个人干有点害怕,周涛便想到了好兄弟赵华。于是他联系到赵华,说带他一起“发财”,并事先给了七八万元给他,让他给自己做帮手,赵华自然乐意。

今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,两人在南京会合,然后将10多公斤冰毒装在了一个拉杆箱中,在酒店叫了辆出租车去常州。当车行至玄武大道时,出租车司机将车开进了附近的查报站,按规定,出入南京的车辆行人都要在此处接受检查

登记。

周涛和赵华并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出,只得硬着头皮去接受出城检查登记。“请把后备箱打开,把行李拿出来检查一下!”在进行过登记后,执勤协警要求检查他们放置在汽车后备箱的拉杆箱。两人顿时紧张了起来,连说打不开,因为密码记不清楚了。

在执勤协警的再三要求之下,赵华伸手打开了后备箱。执勤协警把拉杆箱拎了起来,让他们一起到查报站去。哪知,民警的话刚说完,周涛和赵华互相使了个眼色,便分别往不同方向拔足狂奔。但他们并没跑掉,民警很快就将他们抓获。当民警起获拉杆箱中的冰毒时,两人的脑袋耷拉了下来。

目前,周涛和赵华因涉嫌运输毒品罪已被玄武检方依法批准逮捕,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

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通讯员 玄检 现代快报记者 陶维洲